



姑射之山

張頌著

青年文藝叢書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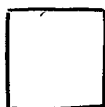
工作與學習雜誌社編輯



姑射之山

張 頤 著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青年學習文藝叢書

姑射之山

(每冊實價捌百元)

著者 張 頤

編輯兼
發行者 工作與學習雜誌社

經售處

黃河書店

太原紅市街四十三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十日



待到第二日的朝晨，天剛閃亮，他便挑着很沉重的菜筐，
抗着風霜一直跑到相距于家堰二里路的龍泉鎮裏去叫賣。

——「債與償」插畫之一——



他曾獨自一人跑到圖書室裏亂翻書籍，不期然的邂逅，
使他認識了丁媛。

——「債與償」插畫之二——

編者漫序

青年學習第一種叢書「青年學習與團結」出版的時候，本社便有編輯短篇小說集的動機，並且也在各報上宣佈過，以後遇到多少人老問到這件事，足見有許多朋友在關懷着企望着它的生長，起初編者計劃湊集好多位先生的作品，後來覺得如果一本小說裡有九篇是A先生的一篇是B先生的，反倒不如乾脆只要A先生的九篇比較合適，例如此，所以編者便決定先將張頌先生從前寫下的幾篇小說編爲青年文藝叢書的第一種，以後仍不斷的要編輯文藝叢書，或者是短篇小說，或

編者漫序

編者漫序

二

者不拘泥什麼「小說」，叫成文藝創作集也好，甚至於還要出刊詩集；這都是我們工作與學習社同人們將要拿出最大的努力而且是最近要幹的些事情。

「工作與學習」自創刊到而今，已九期了，在山西光復後的雜誌當中，尙要數它的壽命長。有許多的雜誌，砂鍋裡搗蒜只是一錘子，創刊號，也便是停刊號，因為它裡面的「題詞」和「花柳病廣告」，比文章還多；不是捧坤角，便是敲竹槓，像這樣子的東西，不惜命短，合該夭折，讓開路，好讓軸們去吧！我們有我們的生命，我們不怕沾污和磨破鞋底，我們要在廣大人民的路上去走，用自己的腳，去走自己的路。

青年文藝叢書的出版，在我們尙認為是努力的更進一階，我們極希望全山西愛好文藝的青年，在正確的目標下團結進來。

作者序

這幾篇小說原是我四五年前在舊西寫成的，有的曾在後方雜誌上發表過，有的寫好以後便擱諸笥篋了。現在把它們從書箱中翻出來，從頭到尾看了一遍，自感都是些不成熟的作品，說到印成小冊子來問世，更覺有些愧汗欲滲，所幸這是一部青年學習的文藝叢書，它不獨包含着供青年們學習的單純意義，而且還帶着作者本身也是「逢在學習」的意義，想到此處又使我奮而興起，進之以勇了，於是我便決定把這幾篇不成熟的東西茫然地付印了。

爲了要保持我四五年前當時寫作的情緒，決意在故事的結構上與這句上不多加修改，一則紀念那時影響我生活的環境，一則紀念永掛在我心頭的一件傷感之事。

幾篇小說的內容，差不多都是抗戰期間我在姑射山裡蒐集到的材料，所以也都是些山村風味的作品，因之我便把這本書的總名目叫做「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的那個「姑射之山」。

在抗戰期間，應該寫的東西太多了，因爲我是個機關裡面的小職員，沒有那麼好些時間讓自已來支配，本來還有許多好的故事，只因老攔著不寫，便越醞釀越淡了。回想起來，怪覺慚愧。

「杜鵑」一文係用「穀雨」的筆名曾在「工作與學習」雜誌上發表過。「債與償」比較算是我最早的作品，所以現在拿出來，自己似乎覺得有些不大稱心，但因種種關係，決定不修改它了。

「債與償」裡面的兩幅木版插畫，也是我在晉西刻的，而且是寫成「債與償」後三四天內「趁熱」而製成的，缺點也很不少，本來我想重刻一下，但因爲每天的事情，繁如猬集，絲毫沒有

空暇，刻刀也殘缺不全了，雖然自己也感到有些不大滿意，也只好勉強窮湊一下。

在這幾篇文章的整理期間，文瑞弟拖着病體幫了我很大的忙，這使我感激得簡直沒辦法來說了。

張 頌 三五·九·五·

作 者 序

三

目次

蝙蝠		(一)
債與償		(二一)
惠民壕		(六五)
杜鵑		(七五)

蝙蝠

(一)

辦公室的桌子上，雜亂地放着許多文具。

陸鏡天很拘束地坐在桌子旁邊的一隻方凳上，特務機關長小平一面在地下徘徊着，一面堆着笑臉問陸鏡天道：「陸先生，你投誠到這裏已經七八天了，你對這方面究竟作何感想？」聰明的陸鏡天早已料到這些問題必然要提出來的，他心裏預先早把這些問題的答案擬下底稿了；但他同

時表面上又不敢過分流露出自己的聰明，而使小平看出他的早有準備，他很機警的故意沉思了片刻，又很神態自如地微笑着答：『感想麼當然有感想啦，不過不大深刻就是，我只看到這一點：你們貴國人和我們中國人的差別，僅只是嘴上鬍鬚的不同而已，貴國人的鼻子下面是留着一撮武士道的小鬍，看去非常精神，中國人是留着燕尾般的鬍子，雖然不大精神，也還覺得有幾分飄洒，各是各的風味。除此以外，一切面容啦，身個啦，皮膚的顏色啦，簡直沒有分別，所有言語的不同，也是因為地域比較遠了一些呀！就是連我們中國人也有不懂中國話的可多着呢！這倒算不了個什麼。我們同是東亞人，同是黃種人，我們為什麼要自相殘殺，中國本身不進步，為什麼要拒絕朋友的幫助呢？最可笑的是中國所謂抗戰的當局，竟然和英美高鼻子西洋人拉起手來殘殺同種人，我以為這是最可恥最痛心的事！』陸鏡天說完了這話，向著小平陪了一個笑臉，喜草！

『好的！好的！陸先生的心很要好的！要優待陸先生的。』機關長小平用左手拍著陸鏡天的肩膀，伸出右手的姆指，一面說著一面幌蕩着。

陸鏡天又繃着眉頭裝出很苦惱的樣子，繼續的說：『現在所謂什麼抗戰的陣營。簡直沒有一點生氣，生活使人失望，事業使人失望，整個的社會也使人失望的啊！我前一個月的時候，還是在灰色的人生圈子裏打轉呢！』時間略停了一會，大概有十秒鐘的光景：『機關長，你懂得中國的新詩嗎？』陸鏡天很突然而誠懇的問着，小平微微在點頭：『中國的文字我很通的』。陸鏡天聽了這句話，他不慌不忙的在桌子上揭起一塊小紙條，隨手拿起一支鉛筆，一面思索，一面又很迅速的寫了下去：

『西風蕭蕭，

一片荒涼天氣，

原上草離離，

疏疏落落深秋雨，

孤雁無意向南飛，

蟬

蛩

逝水悠然東流去」。

陸鏡天寫好以後，很本能地站了起來，用雙手遞給小平，慢吞吞地說：「機關長看了這段詩以後便了解我過去在抗戰陣營裏的心情是如何的悲觀了，這段詩是我前一個多月的作品裏的小節，其餘的便模糊糊記不清楚了」。

機關長小平看着小紙條咕嚕了半響，忽然放聲說：「想不到陸先生還是一位詩人啊！」
『不敢當！不敢當！』陸鏡天很謙和地笑着說，但心裏却充滿無限的得意。

(一)

陸鏡天在抗戰以前曾肄業於××師範，在學校的時候，同學們都對他有相當的了解。他的眼珠兒帶些淡黃色，他的意識常是徬徨無定的，永沒有和他感情較好的同學；但他對女同學的追求倒是很能下辛苦的，他爲了寫情書而蒐集華麗的詩句，也曾下過一番功夫。他剛結過婚三個多月

，不幸日本鬼子便佔據了他的老家，那時他受了時代的影響，更在同學們鼓勵下，咬著牙關撇棄了溫暖的家庭和嬌妻，被捲入救亡的浪潮，參加了抗戰工作。

時間過的很快，抗戰在接近勝利的道路上，已健壯地行進了五個年頭了，在他以爲這難熬的漫長的時間裏，他無時無刻不在憶念着他的新婚妻：蓬鬆的波浪式的軟髮，黑的眸子，馬蜂般的腰肢，飄然拂地的旗袍，高跟鞋的音響……這些竟佔據了他精神時間的一大部分。至於他留着短鬚的父親，和乾橋樑一樣面皮的母親，倒不在話下。

陸鏡天不斷地將他過去黃金般的家庭生活抗戰五年來的吉卜賽式的流浪生活作着比照，加之最近精神上受到許多意外的刺激，於是他對抗戰的前途，投以暗淡的眼光，對勝利的信念也逐漸動搖起來，他看到眼前的生活比冰塊還要冷，吃的是包穀和糙糠，穿的是用粗糙的手工做的老布大棉襖，又不適合身子；物價不斷的上漲，薪水又不增加，連小菜也吃不上嘴了；一切的一切，耳聞目睹，都是困難，都是傷心，陸鏡天抗戰的情緒好像一塊石頭，由海面悠然地沉向海底。

在一個窗外飄雪的夜裏，他睡在被窩裏頭會這樣子想：『現在有許多漢奸，說不定反正過來還是國家的大功臣呢！但眼前過的卻是很優裕的生活。……人……蓋棺論定……』。

陸鏡天對現狀表示不滿，逐漸外形於聲色了。他隨時隨地的漫罵着，用俏皮的口吻諷刺着：『政治簡直是少數聰明人愚弄多數傻子的代名詞！什麼是革命，我只覺得自己的這條命越革越老了，就這樣子永久準備着不必要的犧牲吧！』他每次拿起筆來的時候，便胡亂塗幾句半新不舊的詩句，牢騷、洩氣，因此同事們都叫他詩人。這個稱呼是蘊含着嘲笑奚落成分的，但他有時竟以詩人自居，這樣使他越發輕視一切，越發驕傲了許多。

陸鏡天是在××軍附設動員工作團裏擔任團員的，他們的軍長是李大個，工作團的主任姓王，他們的任務和政治員差不多，他們一共有十四個同志；除了王主任外，都是團員，還有三個是女的。陸鏡天今年已是二十八歲的人了，兩腮已長出了像毛刷一樣的鬍子；數他年紀最大，起初同志們都叫他老大哥，後來發覺他的觀念不大正確，經許多同志對他很善意的糾正都歸無效，這